

## 我對「人人唸大學」持保留態度的原因（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精英大學學位對於尋找高薪工作仍有加分效果，不過如果是中後段大學，其畢業證書的價值持續遞減，而且隨著擴大招生，情況可能更加惡化。

不過在此同時，在精英主義的風氣下，大學教育又是求取經濟穩定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康乃狄克大學演化生物學家彼得·土爾欽（Peter Turchin）指出，我們現在身處「精英生產過剩」的情況，大學頒發的學位數量超出社會的需求。土爾欽所指的主要是律師人數，不過學界皆知，目前有大量博士只能找到兼職教授或博士後研究工作。

大學敞開大門有助於解決社經不平等的實際問題，不過碰巧也符合學術界的集體利益，前文提到的 2000 萬人之中，即便只有半數進入高等教育體系，那麼原本的兼職教授都能輕鬆找到正式教職或其他享有醫療保險的穩定工作。

作家暨紐約大學訪問學者阿南德·吉里達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表示，改革運動及慈善工作經常都是為了私利。精英慈善主義會為窮人尋求更多機會，但不會改變深層的經濟體系，因為這些捐贈者之所以有錢到能參與慈善工作，就是憑藉這種對自己有利的經濟體系。比方說，科技業億萬富翁很可能贊助程式夏令營，讓窮人家的小孩學寫程式，甚至從事公益創業，開設低成本、營利經營的程式課程，為善的同時也可以賺錢，但他們不會倡導實質改變，以更普及的方式分享自己的財富。

尼克·哈諾爾（Nick Hanauer）指出，學術界也正試圖以這種方法自救。他把這種現象稱為「教育主義」（educationism）。教育主義相信，只要讓教育體系公平運作，就能解決貧窮、收入不平等這類龐大、難以著手的問題。「教育主義」對於富有慈善家的吸引力在於，這看似能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但不需任何結構性變革，富人的財富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光明基金會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現在的社會中，大學學歷成了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但擴大招生的倡議者不會自問這種情況是否公平、

是否符合社會公益，其目標只是盡量讓更多人有上大學的「機會」。背後未言明的心態是：求取富裕的唯一法門就是擺脫勞動階級，擠身大學畢業者的贏家行列。對一個手持鐵鎚的人來說，所有問題看起來都像釘子；對大學教育改革者來說，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就是所有社會問題「釘子」最明顯的解答。

但不只有億萬富翁慈善家和基金會員工覺得教育主義深具吸引力，我們也都認識學非所用的學生、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如果大學擴大招生，對他們都有好處。在現在這個情勢之下，即便處境相對安穩的我們也都不禁開始居安思危。我是擁有終身職的全職教授，但最近我也開始擔心，自己也許無法決定什麼時候得退休。由於Covid-19 疫情使入學人數銳減，大學財務狀況危急，一般不會上大學的族群也成了我們的招生對象。即便我們嘴上說著冠冕堂皇的「機會普及」或「社會正義」，但真正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為高等教育的集體利益而賣力招生。

最糟的情況是，我們透過大幅擴張高等教育、提高入學人數保住自己的工作，或為學術圈創造更多安穩的中產階級工作，不過多數畢業生面對的會是貶值的學歷及沉重的學債。

目前大學已經相當依賴社會盛行的文憑主義。想進入大企業工作嗎？你得有大學學位才行，雖然我們實在看不出來，擔任租車公司的櫃檯人員到底為什麼需要大學學位。與其成為文憑主義文化的推手，我們支持的政策應該要讓從事不需大學學歷工作的人民也能過著有尊嚴、經濟穩定的生活。

撰稿人/譯稿人：Erik Gilbert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11.20). A Reason to Be

Skeptical of 'College for Al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reason-to-be-skeptical-of-college-for-all?cid2=gen\\_login\\_refresh&cid=gen\\_sign\\_in](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reason-to-be-skeptical-of-college-for-all?cid2=gen_login_refresh&cid=gen_sign_in)